

宏皓
◎ 著

股坛风云

storm of the stock market

他，

体验世事炎凉，
曾经人上之人，
结果阶下之囚，
到底因何而起？

他，历经股海浮沉，曾经一夜暴富，结果瞬间覆灭，
究竟事出何因？

展股坛风云变幻，悟股海投资真谛，且看他留给我们的种种……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宏皓
◎
著

股坛风云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坛风云/宏皓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136 - 0006 - 4

I ①股… II ①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0793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006 - 4/F · 8399

定 价 36. 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24
年少疯狂时代

万叔的“青帮”给我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属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事物，我估计万刚、万强和敬生当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势力”这个词所代表的强大意义。没有势力，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势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将要走一段不平凡的路。几十年后叶凡平这么回忆着。

第二章 25 ~47
巨大潜在商机

那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搞不懂的东西。1976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伟人走了，“文革”结束了，卖什么都开始赚钱了，东西一下变的紧缺起来，人们的钱也开始多起来。叶凡平明白，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秋，海北淮海路一栋大楼里，“商业投资海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49 ~57

股市初获暴利

“说老实话，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相信股票，这个事物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大家都在犹豫，尤其是那些职工股漫天抛售，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抓住这次机会，还好，我们选对了，才有的今天。”叶凡平后来回忆到。A股的历史性机遇让叶凡平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他的财富积累在经商几年后开始了爆发式增长。

第四章 59 ~93

巧设连环局

“这个问题你不用知道，但是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虽然我们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但是胡灵是我的女人，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头了吧？”面对着惊慌失措的齐雨，万强心里一阵得意。

科技股“腾龙科技”自一月前被“万和”公司整体收购后，“万和”公司暗中虚炒股票，水涨船高的股票价格在42元的时候崩盘，股价狂泄不止，“万和”老总齐雨人间蒸发。

目 录
CONTENTS

第五章 95 ~116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扑……”，黄嵩倒在尸体上，黄嵩连滚带爬地后退，脚不停地乱蹬在尸体上面，尸体估计死的不久，原来蹦紧的肌肉忽然一下松弛开了，人也分开了。中间人的尸体翻了过来，双手间一个黑色的皮箱。黄嵩心里忽然“崩”地一下，他把手伸了出去，死命地把皮箱拽了出来，然后屁滚尿流地逃离了现场。发了后的黄嵩正好赶上了1988年A省建省，他和大多数淘金者一样，炒起了地皮。

第六章 117 ~130
军师加盟如虎添翼

“大同，跟我到海北去吧，你才40多岁，不晚”。临走的时候，黄嵩对罗大同说。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131 ~149

养精蓄锐蓄势待发

“这个先冲锋的，就由我来做吧，可能我会失败，但是，总会有人接着我的脚步的。”黄嵩轻轻地说。“现在他们开始明显地公开反了，也就是我们出手的最好时机”。2001年的5月末，“宏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悄悄地在海北成立了，谁也不清楚这个公司，很多人仅仅当他是海北千千万万小公司的一个。某些人也愿意别人越不注意这个公司越好。

第八章 151 ~169

枪打出头之鸟

“耗子才刚出洞多远呢，你想能这么快就出手吗，到时候我怕你还来不及伸手，他就一下窜回窝了。”叶凡平躺在巨大的藤床上，闭目养神道：“先让他有点甜头，慢慢地将他的大头资金引出来，完了再收拾他。

目 录

CONTENTS

第九章 171 ~194

遭人暗算过河拆桥

“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完了，完了。”赵连新看着电脑屏幕，垂头丧气地说道。到此，赵连新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它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第十章 195 ~221

两兵相交明争暗斗

黄嵩站起了身，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光芒，伸出手对着坐着的叶凡平：“我欢迎你们的加入。”2001年沸沸扬扬的“新大地收购”事件看似以一个戏剧性的结尾结束了。叶凡平他们，还有那些旁观者，以及众多的投机者，都没有想到自己频频设局，到最后还是进了别人的局。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223 ~228
昔日朋友变敌人

“我和他们的友情早在1997年前就已经断了。”周敏生眼睛望着远方的风景：“有一句话真是很贴切，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共同利益。”

第十二章 229 ~236
长河危机全面爆发

国企害怕掉进长河的黑洞之中，叶凡平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叶凡平三年前有一个梦想，45岁就正式退休到欧洲打猎，遗憾的是，45岁长河崩盘，他真的在45岁的时候成为穷光蛋。

第一章 年少疯狂时代

万叔的“青帮”给我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属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事物，我估计万刚、万强和敬生当时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势力”这个词所代表的强大意义。没有势力，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势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将要走一段不平凡的路。几十年后叶凡平这么回忆着。

公元 1968 年的中国，一个海滨城市——海北市，一个小女孩被几个男孩围着。

“哥，你在哪？”

叶万平穿着一身改小过的蓝色工人装，脚下套着一双胶凉鞋，头发扎成马尾辫，这是海北 60 年代普通人家孩童们的普遍装束。

此时的叶凡平，手中拿着一块砖头，身后跟着万刚、万强两兄弟，两人手中各自拿着一根木棍，正杀气腾腾地往里弄走着。这是 1968 年的海北，大多 14 至 20 岁的青年，那一批人，他们在接受“文革”前期的大洗礼后，打起铺盖卷，接受“再教育”。

此时的海北城，年龄层就好像一条鱼，无意地或者是刻意地被人为地一刀从中给切断，身子中最肥硕的一部分被拿走了，仅仅剩下鱼头和鱼尾，成了叶凡平这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的乐园。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看，凡平！就是他们刚才欺负你妹的！”万刚一步赶在叶凡平身前，万刚的眼尖，一眼就瞅见里弄距离他们二十多米那几个蹲在台阶上玩弄着叶万平书包的小孩，还没等他回身，突然感觉有东西刷地一下从自己耳旁飞过，不用看也知道，那是叶凡平手中的砖头，砖头“啪”地一声砸在一个穿着蓝色海军条纹线挂衫的孩子的背上。“哇”伴随这一声哭腔，那帮小孩人作鸟散，“外来户崽子打人了！”孩童稚嫩的伴随着哭腔的声音响彻整个里弄，叶凡平咬了咬牙：“给我追！”三人朝着敌人们奔去。

叶凡平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北人，他的母亲卢培媛原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名干事，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她跟部队来到了海北。本来他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南京并且要随着大部队解放全中国的，可是后来转业留在了百废待兴的海北，支援了百废待兴海北的建设，卢培媛就在南市供销社当了一名普通的采购员，其他各个兄弟部门的战士们也被分配在了各种岗位上从事着最基本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但是这些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他们仍旧若有若无地被海北的某些“土著”居民排挤着，叶凡平自打记事起，就没少为了这个“外来户崽子”的称号和别人打过架，除了万家这俩兄弟。他们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海北人，但是却天生好像和叶家兄妹俩就是要走到一起的，开始是叶家兄妹

俩保护着自己，后来变成是三个人保护一个人。今天叶凡平的这场架，仍旧是老调重弹：叶万平受了欺负，哥仨给她报仇去了。

叶万平再次看到叶凡平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叶凡平手中拿着的她的书包，再次就看到了三张通红的笑脸，“呵呵，呵呵……”叶凡平三人就这么笑着，好长一会儿，万刚从叶凡平手中夺过书包，一步抢前走到叶万平跟前，“万平，给你书包”。

“哥，你们别再为我打架了，要是让妈知道了，又要骂你了”。叶万平对哥哥说。

叶凡平不以为然地道：“怕什么，回去挨骂也是自己妈骂，总好过在外面被别人欺负。”

万刚突然插话：“对呀对呀，要是我们三个连你一个也保护不了，那我们还怎么当你哥呀。”

“丢人，就你打的最狠。”叶万平羞万刚。

万强也说：“回去别告诉卢姨我们今天的事情，要不我们回去也少不了被我奶奶一顿说。”

万平说：“哦，知道了，不说就是了。”

叶凡平笑到：“这才对嘛，呵呵，走咱们回家去，”十几岁的孩童，情绪变化地快，刚才还经历了一场打架，转眼间就象没事一样，四人手拉手，一窝蜂地朝家的方向奔去。

叶凡平的家在南市的上里弄，一个典型的沪式弄堂，杂七杂八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正是晚饭时间，家家户户都一片忙腾。海北的房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住宅，像这样老式的海北石库房子，旧式的阁楼式建筑，狭窄的楼梯和地板，没有厕所，一般都是几家和用一个厨房和水房，家家户户洗菜做饭，顺道唠唠家常，什么街坊里呀厂子里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情之类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住在楼下人家能容忍你楼上走路脚步声，要不是这个时间段你要稍微重点走路，那迎接你的将会是楼下用拖布的木把当棍子咚，咚，咚，咚！的敲击着天棚，向你抗议的声音。

在那个相对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的菜式，不用看，闭上眼睛想也就是来来去去的那几样。

“凡平你今天又打架了吧？”叶朝荣往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顿了一顿说：

“再这样下去不行，成天在外面惹是生非，别人怎么看咱们，一个老师连个孩子都管不好，怎么教育别人？”叶朝荣放下碗，摘下眼镜，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镜，又顺道擦了擦脸。

卢培媛也说道：“你以后要是在外面惹事，你自己一个也就罢了，可每次都带上万刚万强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外，我看你怎么跟你万叔说去。”

叶凡平望着妹妹，万平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哥，我什么也没说，我跟你一道回来的，你忘了？”叶凡平想想也是。卢培媛说：“就你那点破事，还没等你回到家门口呢，都传遍整个弄里了，还不长长记性。”

“老远就听见你们讲话了。其实凡平不错哦，知道保护自己妹妹，看来我让阿刚阿强和跟你们在一起这点对的了”。万大海掀开门上的竹帘走了进来，“老万呀，你要是再这么说他，他可就更野了。”卢培媛眼里含笑。

“哦，是老万呀，回来了？吃饭了么？坐哦。”叶朝荣连忙起身拉过一个小矮凳，屋子在多了一个人之后显得更狭小与局促，万大海就倚靠在门框旁坐了下来，接过叶朝荣递上的一支经济烟，掏出火柴，先给叶朝荣点上，然后再借着火柴屁股给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心事重重说道：“今天又送走一批，全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们去的更远，去云南。叶老师，我就是想来问问你，要是一照这样下去，凡平还有我家阿刚和阿强是不是过几年也要走呀？我倒不是怕他们走，男孩子哪有赖在家的，我是担心要是按照我们送路的远近这个样子发展下去，那样到了他们走的时候就得比云南更远了，那会到哪里去呢？他们要是走了那么远，什么年头能回来一次呀？”

叶朝荣也沉默了，半晌才道：“这世道真是弄不懂，读了一个小学、中学就算是‘有知识了’，没有哪个朝代不让孩子们读书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干等了，兴许过个三五年的，可能会好点。”

卢培媛也说：“是呀，盼吧，兴许到时候能让他们当兵就送他们到部队去，到时候出来也不愁一碗饭吃。”

万大海也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找找人，把我家阿刚阿强弄进我们铁路去。虽然苦点累点，但是起码有口饭吃，不过我想两个人进去估计难哦，不过能进一个算一个的了。”

再下来就是一些闲话家常，还有万大海旅途上的一些新鲜事情。从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文化娱乐少地可怜，以前老海北最出名的“大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各种造反势力龙蛇混杂的居所。淮海路，这个全海北乃至全中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也是宣扬新生活的中心。每个月的娱乐就是万大海回来的这寥寥几天所带回来的所见所闻，虽然在那个年代，全国各地的状况几乎都一样，但是相对于生活条件较好的海北人来说，外地的状况还是非常新鲜的，哪个地方饿死了人，哪个地方有发生逃荒的现象，都足以让叶凡平他们这些小孩子惊讶一阵。

叶凡平还记得他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他领着妹妹与万刚万强走过淮海路上的“老大昌食品商店”，与相隔不远的“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门口前一样，黑压压的全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老大昌的门口，大大的喇叭声与时不时响起的“万岁”交织在一起，一个20来岁模样的青年正在往“老大昌”的门上贴着大字报。

万刚伸了身头，开口念到：“老……大……昌……为谁服务？老大昌为谁服务？！”

“屁话，为我们的肚皮服务呗！”万强接了口。

叶凡平说话了：“不对，老师说过的了，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万刚纳闷了：“什么是资产阶级呀？”

万强说道：“谁上他那儿买蛋糕，谁就是资产阶级呗，哎呀不对，我早前还吃过一次老大昌呢，难不成我也成了资产阶级？”

“对呀，难道我们也成了资产阶级了？”小孩们都有吃过“老大昌”的糕点，所以他们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要是毛爷爷也吃过老大昌，那他不也是资产阶级了？”叶凡平心里这么想着。与正在“义正词严”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红卫兵大姐姐们相比，围观的孩子们却是一脸的茫然，他们实在弄不懂，“造”了“老大昌”的反，今后还会有好吃的奶油蛋糕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好像不远处的“淮中大楼”一样，门口的“淮中”两个字早已经没了，墙上通红的两个大字在太阳底下映出一片刺眼的光。

1970年8月的海北，13岁的叶凡平与12岁的万刚万强两兄弟正在漫无目的地走着，学校现在已经不是学校了，通常就是自习。教室里经常呼啦就冲进来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两个戴着高帽的老师。红卫兵先是大喊一通那些教条式的口号，然后就是程序式的，当着学生的面大讲一通他们自认为群情激昂的

话语，再下来就是对在场老师进行言语或者人身上的伤害。对这些，叶凡平由开始的惊诧，慢慢变成冷漠地旁观。叶凡平也没少和这些红卫兵们打架，其实不是为了老师，他就是觉得自己不打就会被别人看不起，他们谁也不亲近，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太多的类似的经历，不想被别人当枪使。

“要做，我们就做大的。”这是万刚说的，叶凡平也这么认同。

进了家里的弄堂口，发现有一家人新迁了进来，斜对门的张奶奶前个星期过世了。以前叶凡平惹是生非的时候，张奶奶没少给家里告小状，叶凡平觉得像解开了枷锁似的。但是又回想张奶奶生前没少给他兄妹俩和万家兄弟俩好吃的，张奶奶故去的前一天还亲手给叶凡平做了他喜欢的小菜泡饭，回忆起种种，叶凡平眼眶红了。

那新迁来的人家果然是搬到了张奶奶的屋子，三五个人正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地忙碌，外边有七八个“革命派”模样的在监视着，叶凡平看的出来，这一家估计就是大人们口中经常提到的，犯了错误被打倒的现行反革命了。这段时间叶家的这个里弄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人家迁入。

门口蹲着的一个小孩引起了万强的注意，小孩和叶凡平差不多的年纪，身上并没有穿着时下海北普遍的由工装改小了的所谓“儿童服”，也没有像叶凡平那样身穿由母亲转业后留下来的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当时海北都少见的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眼镜，头发也梳理的整齐。

万强看了，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呵呵乐了。

叶凡平也乐了，他们哥仨都清一色大光头，这是家里为了让他们在外面淘的时候身上少蹭脏点而想到的法子，美其名曰凉快，其实是为了回来洗澡的时候省香皂。

一个四十来岁微胖的男人由叶凡平他们对面走过来，在门口监视的人中有一个迎了上去：“毛主席万岁！季同志你来了。”

男人点点头，故作严肃状：“大家辛苦了，打倒一切阶级敌人还需要靠大家的努力呀”。

叶凡平认得那个男人，他叫季大林，原先是在锻造厂一个默默无闻的车间主任。“文革”开始后，一跃成为这片区域冲的最响的“造反头子”，现在据说是海北革命委员会负责监管这片区域的头子。叶凡平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周天宇，你出来！”“造反派”中有人喊到。

一个穿着灰白中山装的男人从屋子里走出，躬腰驼背诚惶诚恐地走到季大林他们面前。之前和季大林寒暄的人对他说：“本区的负责人季大林同志来看看你，顺便登记一下，记得，随时到他那里报道，老老实实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叫周天宇的男人估计是被批斗的怕了，恐慌地说：“是，是，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宽大，争取宽大”。

季大林斜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周天宇，突然问了一句：“你毛主席像章呢？怎么没戴！”

周天宇吓了一跳，环顾自身，发现确实没戴，好一阵子才回想起来：“哦，我刚才搬家的时候担心把像章弄丢了，所以搁起来，搁起来的了”。

“你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记住，谈什么好好改造！我看你是存心想和组织作对！你根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季大林声色俱厉的话中，周天宇的腰弯的更低了。

在季大林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的时候，一直蹲在地上的小孩冲着他扬起了头。

“呸！”

季大林似乎被惊呆了，自打他革命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这样，更不说是一个小孩了。

“妈的，小赤佬，不要命了你！”季大林扬起手欲打。

周天宇连忙用自己身体护住了小孩：“季委员，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儿子小孩子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就饶过这一回吧，下次不敢了的”。

“怎么！还有下次？”

“不是不是，季委员，对不起对不起！”

在周天宇的身体护住下的小孩自始至终用眼睛瞪着季大林。也许是那两声“季委员”让季大林很受用，季大林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没有必要和一个小孩子纠缠太多，恰巧现在周天宇的家也搬完了，季大林又说了一些教条式的话，就和那些“造反派”扬长而去。

周天宇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才转过身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还小，不要招惹他们，咱们家现在不一样的了”，说完叹了一口气，进屋子去了。